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谁拥有“爱的权利”？美国与乌干达性别论的差异与冲突	2
各国动态	18
尼日利亚	18
肯尼亚	18
乌干达	19
南非	19
非洲	20

专题聚焦

谁拥有“爱的权利”？美国与乌干达性别论的差异与冲突

“谁说每个人都拥有爱的权利？”（Who says everybody has a right to love？）

这是在 2014 年乌干达《反同性恋法案》（Anti-Homosexuality Act, AHA）通过后不久的一次公开讲座上，麦克雷雷大学法学教授 J·奥洛卡-奥尼扬戈（J Oloka-Onyango），同时也是反对该法案的首席请愿人遇到的尖锐提问。虽然 J·奥洛卡-奥尼扬戈指出这一质问略显讽刺，但他仍然认真地回答了“爱的权利”（right to love）之问——“虽然‘爱的权利’没有出现在法律文件中，但毫无疑问，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如果要剖析爱的权利，那么它将存在于人权中——结社和言论自由、健康权、隐私权，特别是人类尊严权。尽管‘爱的权利’从未拥有规范的表现形式，但它是人类生存的核心特征，特别是在性的语境下。否认它的存在就是否认我们人性的本质”。

那么，谁定义了性少数群体是否拥有“爱的权利”？其背后又有怎样的利益考量？一直以来，乌干达和美国就该议题冲突不断，本文旨在探讨乌干达与美国在性取向议题上的传统观点和政策变革，并分析乌干达的《反同性恋法案》如何引发两国对于“爱的权利”的冲突。

一、非洲社会的性别观念

（一）传统非洲社会的性取向文化

非洲社会在未被殖民前，大概拥有近 1000 个族群和 10000 个政治实体，其习俗、宗教和政治制度各不相同。虽然这种现实情况使得我们很难面面俱到地把握非洲不同人群的传统性别观念，但总体而言，“多育婚姻”（fecund marriage）是传统非洲社会的普遍追求。非洲社会高度追求多子多福的异性恋婚姻，人们将婚姻中的生育能力与幸福、正确的生活、神和祖先的认可联系在一起。在传统观念中，婚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责任，生育后的家庭将成为当地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一过程标志着个人融入氏族和更广泛的社会。由于多育婚姻备受推崇，高生育率往往被视为神的奖赏，低生育率则被解释为罪恶和诅咒，以至于“不孕不育的女性和阳痿的男性的社会地位往往很低”。

然而，对高生育率的追求并不意味着非洲传统社会不存在同性恋文化。目前有关非洲同性恋文化的起源主要存在两种见解。一种说法认为，非洲同性恋行为是一种习得的文化。这种观点认为非洲在前殖民时期没有同性恋现象，同性恋是由侵略者、探险家和商人带来的。研究非洲性观念的历史学家马克·埃普雷希特（Marc Epprecht）认为非洲大湖地区的布干达王国（Buganda Kingdom）国王卡巴卡·姆万加（Kabaka Mwanga）“或被宫廷的穆斯林顾问诱导为双性恋”。在 2010 年 6 月 3 日纪念乌干达殉道者的纪念活动中，穆塞韦尼引用了这一观点，“据说姆万加的宫廷中存在同性恋行为。这并不是我

们的文化。他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殉道者们不接受这一谬误，选择了真理，这就是我们如今纪念这些殉道者的原因”。此外，有关同性恋的用语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马克·埃普雷希特发现，在非洲本土语言中，要么不存在描述同性恋的词汇，要么便是借用其他外来文明中有关同性恋的表达。

另一种观点则对“同性恋外来论”提出质疑。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前，同性恋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即使传统社会不存在本土的同性恋词汇，但这种“不存在的表达”并不足以支撑“同性恋外来论”这一观点，因为传统社会的同性恋行为可能是在沉默和逃避现实的背景中发生的。不仅如此，早期的田野工作也在非洲不同地区发现同性恋现象。在非洲中部的阿赞德人（Azande）中，年轻且贫穷的阿赞德男性会在同龄人中寻求性满足，直至有能力娶妻。在喀麦隆的某些族群中，同性性行为是被接受的，且不会因此招致惩罚。而一些布干达王国的王室成员也曾承认在殖民时期之前同性恋现象便已存在，并且为传统社会所容忍。在安哥拉的夸亚马族群（Kwayama）中则存在一种男性婚姻，男性精神领袖穿着女性服装、从事女性工作，成为其他男性的次要配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婚姻关系并不等同于性关系，实则更是出于一种经济功能和仪式功能的考量。总的来看，这一观点认为同性恋在非洲传统社会的存在是毋庸置疑。

从上述观点的交锋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非洲的性取向传统，一方面，在大多数非洲传统社会中，人们通过道德和信仰表现对异性恋婚姻和多育文化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社会内部往往倾向于包容其他性取向的存在，并在语言中采用沉默和回避策略，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社会存在禁止同性恋的现象。

（二）殖民时期对同性恋的正式管制

随着英国在非洲扩展殖民版图，有关同性性行为犯罪的法律也从英国的早期殖民地（印度、澳大利亚、英语加勒比地区等）拓展到非洲。

16 世纪初期，英国颁布的世俗法令将“鸡奸罪”描述为“与人或动物犯下的可憎恶行”，后来，这一法律遗产以五种版本输出至英国的殖民地。其中，印度模式（Indian model）和格里菲斯模式（Griffith model）对英属非洲殖民地影响较大。18 世纪 60 年代《印度刑法典》（Indian Penal Code）中第 377 条法规明确禁止同性性行为。英国殖民者希望借此改造被殖民人群，也督促殖民者自身严守道德规范。而这一模式没有经过“文化协商”，“传遍了大英帝国的广大地区”，包括印度、马来西亚及乌干达等国家，几乎覆盖了所有英国殖民势力所及之处。20 世纪初，格里菲斯模式被引入英属非洲殖民地，其覆盖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冈比亚、肯尼亚、马拉维、尼日利亚、塞舌尔、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格里菲斯版本将同性性行为较为模糊地概括为——“违背自然的罪行”或“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或“严重猥亵行为”。而某些受到罗马-荷兰法（Roman-Dutch Law）影响的英国殖民地，如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则对“鸡奸

罪”有着明确的定义，并且影响至今。津巴布韦 2023 年最新修订的刑法仍然延续了这一传统，“任何男性与另一男性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如果明知而进行肛交，或者进行除肛交外涉及身体接触且会被一个正常人视为不庄重的行为，均构成鸡奸罪。违者可被处以不超过十四级的罚款，或不超过一年的监禁，或两者并罚”。

殖民时期统治者通过法律手段对同性恋现象实施惩戒，但这些法规并没有提及“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一字眼。或许是因为在制定这些法规的时期，“同性恋”一词尚未进入法律话语体系。“同性恋”一词首次出现于 1869 年，由一名欧洲医生创造并使用，随后从医学体系中流行开来，并逐渐进入包括法律在内的不同社会话语体系。所以，从英国殖民者通过法律手段管理非洲同性恋现象这一历史而言，“殖民者并没有将同性恋引入非洲，而是将对同性恋的不容忍以及对同性恋的监管制度引入了非洲”。

然而，一些殖民活动在无意之中的确促成了非洲的同性恋现象。在南非的采矿业，英国殖民者引入了采矿大院的管理模式。男性工人在劳工宿舍中不允许携带家人或伴侣，为了缓解这种压抑和孤独的情况，“矿工们会娶新来的矿工为妻，教他们采矿，保护他们；作为交换，新矿工需要提供烹饪服务和性服务”。殖民政权还引入了寄宿制学校、监狱和其他拘留中心，而这些地方历来是同性恋现象较为集中的地方。

综上，与其说非洲的同性恋是外来的，不如说对于非洲同性恋身份的建构是外来的。它源于西欧将同性性行为转化为性身份的认定，并在殖民势力对同性恋的惩戒化管理中成为“禁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同性恋是非非洲（un-African）”这一论断也是正确的，毕竟非洲传统社会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定和划分，同性之间的相互吸引和表达通常以隐秘的方式进行。

（三）后殖民时期同性恋法律的沿用

非洲国家独立后大多沿用了殖民时期的法律，“新政府所做的只不过是將法令重新命名为法案”。非洲不同国家的同性恋治理方向大不相同，既有在司法保护性少数群体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南非，也有在立法排斥和司法宽容中试图保持平衡的肯尼亚，也有以明确法案对性少数群体实行明确惩罚的尼日利亚和乌干达。该部分简要介绍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当局对于性少数群体的管理措施，以呈现非洲国家对于同性恋现象的三种主要态度。虽然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保护性少数群体的权益表现出极大关注，但乌干达似乎是招致国际批评最猛烈的国家之一。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具体介绍乌干达当局的措施，以及乌干达与美国的冲突。

就南非而言，该国通过司法保护性少数群体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2005 年 12 月 1 日，南非宪法法院在内政部长诉傅立叶及他人案（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and Another v Fourie and Another）中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宣布该国现行的婚姻法律违宪，因为它未能承认同性婚姻，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平等、非歧视、隐私和人类尊严的

规定。法院命令议会在一年内修改相关法律以允许同性婚姻，否则将自动对现有法律进行特定修改。作为回应，南非于 2006 年通过了《民事结合法》（Civil Union Act），这项立法允许同性恋和异性恋伴侣以传统婚姻或民事结合的形式结婚，两种形式在法律上享有相同的权利和责任。这一立法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标志着南非成为非洲第一个、全球第五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尽管南非在法律层面上取得了显著进步，成为首个在宪法中禁止基于性取向歧视的国家，但社会中的恐同情绪仍然存在。此外，南非在支持国内性少数群体争取权利的同时，在面对其他多数非洲国家的做法时则表现得相对沉默。这一情况折射出南非在性少数群体权益方面的法律进展与其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肯尼亚当局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表现为立法层面的排斥以及司法层面的宽容。肯尼亚宪法虽然保障广泛的人权，但并未明确基于性取向的保护。宪法第 45 条则进一步体现了性取向权利的边缘化，该条款延续了“婚姻是异性成年人之间的结合”的观念。这一立场随后被《婚姻法》（Marriage Act）巩固，该法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之间的自愿结合”。而在司法层面，性少数群体的权益得到一定保护。在莫妮卡·杰桑·卡塔姆诉杰克逊·切普科尼及他人（Monica Jesang Katam v Jackson Chepkwony & Another）案中，法院认可了一名妇女根据纳迪族（Nandi）习惯法与另一名女性结婚后所享有的继承权。奥德丽·姆布古阿·伊西布（Audrey Mbugua Ithibu）案则显示了高等法院对变性者受教育权利的支持。

尼日利亚则通过扩大对同性恋群体的刑事制裁，反对同性婚姻。2014 年 1 月，尼日利亚颁布了《同性婚姻禁止法》（Same Sex Marriage (Prohibition) Act）。这项立法在序言中明确，“这是一项禁止同性之间缔结婚姻、民事结合、举行婚礼以及相关事项的法律”。该法案还规定，注册同性恋俱乐部、社团或组织是违法的；禁止公开展示同性爱情关系；协助或教唆上述行为或过程也属于违法。通过这一项简短的立法，尼日利亚当局以极其明确的态度表达了对性少数群体的不支持。

总的来说，南非对同性恋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包容，突出表现为同性婚姻合法化；肯尼亚则表现出一种微妙的平衡，即立法层面的排斥以及司法层面的宽容；尼日利亚则属于强硬反对同性婚姻的非洲国家代表。

二、美国的性别观念和政策沿革

（一）美国性别观念的变化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北美原住民文化中存在多样的性别和性行为表达。许多族群承认“双灵”（two-spirit）身份，此类个体既非完全男性也非完全女性，通常被社会接受并承担特定的责任。17 至 18 世纪，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尤其是清教徒在美国东北部的定居，当地的性别和性行为规范发生了明确变化。清教徒社会强调性行为应

以生育为目的，鼓励早婚和多育，同时严厉惩罚各类非生殖性行为。尽管法律对非生殖性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如死刑），但实际执行中往往较为宽松，尤其是对社区中有地位的人。

19 世纪受到工业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一方面，性别角色被严格划分，男性主导公共领域（工作和政治），女性则被赋予家庭和道德守护者的角色，担当“无激情”的“真正女性”，以帮助男性抑制性欲。另一方面，在美国西部的采矿营地和牛仔小镇，由于男性劳工高度聚集，同性性行为成为一种流行的性释放方式。

在 20 世纪左右，关于“性欲”或“性取向”的解释时常出现在医学、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此时这些用语主要在专家中流通使用，但已逐渐开始影响大众话语，并被部分性少数群体用于描述自身经历。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随着“同性恋”和“异性恋”术语的普及，社会主流表现出对传统性别规范的追求。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争取性少数群体公民权利的运动悄然兴起，此时的运动通常保持低调，以保护成员免受迫害。到 20 世纪 70 年代，性少数群体开始更加公开地争取权利，并创建群体性社区和报纸。90 年代后，通过法律诉讼和社会运动，性少数群体在美国取得了显著进步。21 世纪以来，奥巴马在任期内废除“不问不说”（Don't Ask, Don't Tell）政策以及最高法院在全美范围内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决标志着性少数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二）美国人权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在美国如今的外交话语中，性别议题往往与人权挂钩，实际上性别与人权议题真正进入国际话语体系始于二战之后。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人权并未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显著议题。二战后，《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颁布标志着人权开始进入国际体系，但此时的人权更多是一种理念性的存在，尚未被纳入实质性的国际规范。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开始将人权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国际社会对二战期间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反思推动了人权保护机制的建设。然而，主权问题仍然是人权保护面临的主要障碍，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关注往往停留在讨论层面，难以形成有效的执行机制。冷战的结束和自由主义的兴起为人权议题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标志着性别议题正式进入国际议事日程。由于人权政策缺乏像贸易等领域可能出现的物质激励，主权国家通常只有在面临国内或跨国压力时，才会出于战略性目的推动人权变革。

就美国而言，人权外交政策的演变反映了其国内价值观与国际战略需求的交织。美国对人权的关注可追溯至 20 世纪 40 年代，但早期并未将其纳入外交政策范畴。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引发的社会反思以及对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的批评，一系列内政外交的压力推动人权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新议题，以转移政府压力。这

一时期，国会通过立法将人权与外援挂钩，明确规定限制或终止系统性侵犯人权的国家的援助。这一政策转变标志着美国试图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划清界限，并将外援对象从单纯的反共或亲美国国家转向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民主政权。1977 年，卡特政府将人权确立为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标志着美国人权外交的正式制度化。尽管卡特政府推动了人权外交，但其后的里根和小布什政府却表现出明显的“美国例外主义”倾向。里根政府将人权工具化，强调美国对人权的独特理解，忽视国际人权规范。小布什政府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倾向，例如拒绝支持联合国将同性恋合法化的宣言，成为唯一反对该宣言的西方民主国家。这种双重标准表明，美国更倾向于将人权作为向其他国家施压的工具，而非自身遵守的国际规范。美国政治理论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指出，人权话语具有“反政治”特征，它以道德化的方式呈现，强调对无辜者和弱势群体的保护，却回避了更深层次的政治正义问题。这种话语将人权置于不可辩驳的道德高地，使其成为干预他国内政的借口。例如，以人权为由的军事干预往往无需进一步解释，任何质疑都会被视作对道德的背离。这种反政治本质不仅削弱了人权的普遍性，也使其成为强权政治的工具。

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逐渐将性少数群体纳入人权议题的国际框架，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声明和外交行动，逐渐将自身定位为性少数权利全球化的领导者。2009 年 6 月 1 日，奥巴马发布第 8387 号宣言，宣布 6 月为“性少数群体骄傲月”（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ride Month），并且呼吁“美国人民抵制任何地方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和偏见”（I call upo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urn back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everywhere it exists）。虽然此处的“everywhere”可以以多种方式解释，但其表述已经暗示了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2010 年，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将同性恋权利归类为人权，也是美国首次正式提及国外性少数群体的处境。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 2010 年 6 月 22 日性少数群体骄傲月演讲中指出性少数群体面临的挑战，并表示这是一个人权问题。她化用了 1995 年在北京发表的有关妇女权利演讲的口号，将“妇女”一词改为“同性恋”，“人权就是同性恋权利，同性恋权利就是人权”（Gay rights are human rights and human rights are gay rights）。此外，她还在演讲中提及了外国性少数群体的处境，并且承诺保护世界各地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这一表述不仅将性少数群体的权利正式纳入人权框架，还将其适用范围扩展至全球。2011 年 5 月 31 日，美国总统公告再一次明确将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界定为“人权”，并强调美国政府与世界各地的平等倡导者坚定反对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性法律和排斥性政策。2011 年 12 月 6 日，奥巴马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总统备忘录，主题是关于促进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人权国际倡议。这一倡议是首个由政府发布的针对性少数群体权益的行动计划，这将性少数群体权益提升到了美国全球政策的新高度。此外，奥巴马政府强调美国在联合国

推动“性取向”纳入法外处决决议中的主导作用，并将这一努力描述为美国主导的全球人权运动。

这一系列举措都显示出美国将性少数群体纳入其全球治理框架的决心。通过将性少数群体权利与人权直接挂钩，美国构建了一种道德化的叙事框架，将支持性少数群体权利的行为塑造为正义之举，而反对者则被贴上“恶意”标签。

三、 乌干达《反同性恋法案》引发的美乌冲突

美国政府在强化支持性少数群体的正面形象的同时，也开始在公开场合单独提及对性少数群体不利的国家和地区，构建二元对立的叙事，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主导这一议题提供了合法性。非洲成为美国人权话语攻击的重灾区。在众多非洲国家中，美国尤其对乌干达当局的性少数群体权益表现出高度关注。为了清楚呈现该冲突的来龙去脉，首先，本部分将简要梳理乌干达《反同性恋法案》的两大阶段；其次，本文将分析乌干达不断针对同性恋出台法案的原因；最后，本文将呈现美国针对这一事件的反应。

（一）《反同性恋法案》发展阶段梳理

早在 2009 年《反同性恋法案》出台前，乌干达已经开始试图推进反同性恋措施。2005 年 9 月，乌干达修改了宪法第 223 条，将婚姻定义为一种仅由成年异性组成的制度，明确同性之间的婚姻属于非法。在此之前，1995 年宪法的“疏忽”也从法理意义上削弱了对性少数群体的保护。在 1994 年乌干达制宪大会上，代表们未提议基于性取向的保护条款，而这种忽略则造成了一种推定，即法律允许以性取向为由的歧视。这也意味着，宪法中体现的“恐同”态度使得同性恋者在就业、住房及安全等方面可能遭遇的不平等变得“合法”。

2009 年国会议员大卫·巴哈提(David Bahati)起草了最初的《反同性恋法案》(Anti-Homosexuality Bill)。该法案试图对同性恋行为进行严厉惩罚，包括对“严重同性恋”处以死刑。除了乌干达国内保守势力对同性恋长久以来的反对，以美国福音派活动家为主的宗教势力也推动了这一进程。2009 年，美国福音派领袖斯科特·莱夫利(Scott Lively)在坎帕拉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主题是“揭露同性恋议程”。这次会议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会上，演讲者们称西方的同性恋者和活动家企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儿童推广同性恋，并强调传统乌干达家庭必须坚守异性恋。参会者及一些高级政要，包括穆塞韦尼及其妻子，对这些观点表示了强烈认同。此次研讨会之后不久，大卫·巴哈提便起草了《反同性恋法案》的第一版草案。随后，它遭到人权组织、外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强烈谴责。

由于该草案引起的强烈争议，直到 2014 年 2 月乌干达才正式颁布了《反同性恋法案》。该法案延续了 2009 年草案思路，明确以下“罪行”：同性恋；严重情节的同性

恋；企图同性恋；企图实行严重情节的同性恋；帮助或教唆同性恋；共谋从事同性恋行为；以威胁手段促成同性恋；意图实施同性恋而非法拘禁；利用场所（妓院）进行同性恋活动；缔结同性婚姻；以及宣传同性恋。该法案颁布六个月后，乌干达宪法法院宣布《反同性恋法案》违宪，理由是议会在通过该法案时并未召集所需的法定人数。乌干达法学教授 J·奥洛卡-奥尼扬戈对此表达了明确的失望和担忧。该案件被法院以法定人数不足的程序性理由处理，这种方式意味着更为重要的关于基于性取向的歧视问题没有得到全面的司法审查和裁决。

2023 年，经过多轮修订，当年 5 月 29 日穆塞韦尼正式签署了《反同性恋法案》。2023 年的法案借鉴了 2014 年法案的框架，以议会压倒性多数票通过。这一法案赢得了乌干达国内宗教和文化保守派对声援。他们认为，这项举措旨在防止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崩溃，并保护年轻一代免受“越轨行为”的影响。此外，该法律还被认为是对西方干涉乌干达内政的反应，颁布《反同性恋法案》意味着政府在面对新殖民主义的压力时仍然坚守立场。这一立场还意味着乌干达与其他已经通过或正在通过类似法案的非洲国家站到了同一阵线，形成了反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共同体。而在国际上，该法案引起了强烈反对，美国、欧盟以及联合国等政府和国际组织对该法案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和担忧，称该法案将严重影响乌干达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和福祉。

（二）乌干达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反对

乌干达政府之所以出台《反同性恋法案》，很大程度是基于道德、宗教和政治势力的需求。同大多数的非洲国家一样，乌干达通常将同性恋视为“非非洲”的现象。首先，在乌干达的文化中，家庭是社会凝聚力的基石，婚姻、生育和血统的延续十分重要。而同性恋则干扰了这些根本性原则，挑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进而对原有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在乌干达社区中，遵守既定的社会规范是一个强烈信条，任何不遵从这些规范的人，往往会面临暴力或社会排斥。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抵制西方关于人权和性别认同的观念被视为保护非洲身份的一种方式，反对所谓的西方优越论。2022 年在乌干达阿加戈区女议员比阿特丽斯·阿科里·阿凯莉（Akello Beatrice Akori）的婚礼仪式上，总理罗宾娜·纳班贾（Robinah Nabbanj）代表总统穆塞韦尼宣读了婚礼致辞。穆塞韦尼向年轻人发出呼吁，“结婚是很重要的。首先，当你结婚后，你会更有条理，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婚姻还有助于保护年轻人免受不负责任和鲁莽的生活方式的影响”。2023 年 11 月 18 日，在乌干达境内的传统王国布索加（Busoga）举行了近 70 年来的第一次皇室婚礼时，副总统杰西卡·阿卢波（Jessica Alupo）代总统穆塞韦尼强调文化领袖在促进团结中的重要作用。随后，在这一仪式上，乌干达教会大主教斯蒂芬·卡兹姆巴·穆加鲁（Stephen Kazimba Mugalu）呼吁人们缔结异性婚姻，并且以穆塞韦尼与珍妮特·穆塞韦尼（Janet Museveni）的 50 年金婚为例，强调组建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

宗教也影响了乌干达人对性取向的态度。乌干达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两者在公众舆论和政策制定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力。基督教的多个教派，如圣公会、天主教会和其他福音派在性观念上持非常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同性恋违背了《圣经》的教义。福音派基督教团体尤其将同性恋视为乌干达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威胁。这些团体组织公众舆论反对性少数权利，并积极推动反同性恋立法。此外，一些美国的福音派活动家也在乌干达颇有影响力，他们致力于反对性少数群体的权益，并大力支持当地建立严格的反同性恋法律。作为乌干达的第二大宗教，伊斯兰教同样认为同性恋违背了其教义。虽然乌干达的穆斯林社区在同性恋问题上的态度不如某些基督教团体那么激进，但他们的立场与保守的基督教派立场不谋而合。乌干达的宗教领袖经常谴责同性恋，称其不仅是一种罪恶，而且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体现，是一种威胁乌干达社会道德品质的舶来品。

此外，反同性恋不仅是精英阶层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是乌干达乃至非洲民众对同性恋的普遍态度。2013 年皮尤研究中心对同性恋态度的调查显示，非洲人民和穆斯林国家对同性恋的接受程度最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调查发现尼日利亚人（98%）、塞内加尔人（96%）、加纳人（96%）、乌干达人（96%）和肯尼亚人（90%）不接受同性恋。在 2019 年的调查中，皮尤缩小了非洲国家的调查范围，只在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开展同性恋接受度调查。虽然三个国家的民调数据显示他们对同性恋的接受度略有上升，但总体而言非洲国家对同性恋仍然持保守态度。在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分别有 38%、83% 和 91% 的受调查人群不接受同性恋。在 2019 至 2021 年非洲晴雨表对非洲国家同性恋容忍度的调查中，乌干达的容忍度仅有 7%，而佛得角（82%）、南非（71%）以及纳米比亚（64%）等国则表现对同性恋现象较高的容忍度。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乌干达民众和乌干达精英阶层在某种程度达到了一种默契，坎帕拉国家大学学者兼执业律师戈兹威尔·奥沃切·安泰（Godswill Owoche Antai）甚至将这种情况视为“非洲精英和普通民众的罕见共识”。

乌干达政府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还持续得到其他非洲国家的声援。2014 年 3 月，在欧盟发出试图制裁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反同性恋立法中关键人物的声明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议会（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Parliament, ACP）表示强烈反对，并宣称，如果西方国家因反同性恋法律对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实施制裁，他们将阻止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原定于 5 月举行的欧非峰会以示抗议。非洲联盟似乎也尚未对同性恋活动家给予积极考虑。2010 年，加纳人权律师娜娜·奥耶·莉瑟（Nana Oye Lithur）被提名为非盟人民权利委员会（African Union's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CHPR）成员后，最终落选。相关官员解释道，乌干达、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和马拉维等非洲领导人是反对同性恋的强硬派，这些国家领导人不太希望同性恋活动家领导该机构。即使是南非，设立了世界上最包容同性恋群体的宪法之一的国

家，也拒绝谴责其他非洲国家的反同性恋立法。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在被问及是否将就乌干达的反同性恋立法发表声明时就体现了这一点，他的回应是，“南非尊重各国立法的主权权利”。

可以说，国内外政治势力、宗教领袖和乌干达国民在同性恋这一问题上似乎达成了一致，而这也成为《反同性恋法案》颁布的背景。在穆塞韦尼总统的领导下，乌干达经常使用反同性恋言论作为巩固政治权力和吸引民意的手段。同性恋被描述为西方新殖民主义强加给乌干达的事物，而《反同性恋法案》则是对本土文化规范的法律化，旨在捍卫乌干达主权和文化价值观。这一举措试图激发民族主义情绪，将乌干达描绘成抵抗西方道德沦丧、捍卫传统非洲价值观的优秀代表，从而获得公众的支持。事实的确如此，这种说法不仅引起了许多乌干达人的共鸣，并将人们的焦点从政治和经济问题转移到抵抗西方话语上。

（三）美国政府的反应

对于乌干达政府的反同举措，美国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并频繁在公开场合进行道德谴责。在 2010 年 2 月 4 日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上，奥巴马说：“我们或许对同性婚姻持有不同见解，但可以肯定的是，针对同性恋身份的攻击是不道德的……极其反对乌干达近期提出的令人发指的法律”。美国国务院在 2010 年 3 月《2009 年各国人权报告》（2009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专门指出乌干达严重侵犯性少数群体人权，并将殖民时期的同性恋法律实践与 2009 年的议会法案对比。该报告声称，“根据 1950 年殖民时代的法律规定，同性恋行为是非法的……没有人根据法律被起诉”，借此批判乌干达当局的同性恋法案，“乌干达在 9 月的议会会议提出一项法案，对‘严重同性恋’和同性恋‘连环罪犯’判处死刑，导致性少数群体受到更多骚扰和恐吓”。在 2011 年 1 月 27 日，希拉里就乌干达性少数群体活动家活动人士戴维·卡托（David Kato）被谋杀一事发表声明称：“他的悲惨死亡凸显出乌干达政府、乌干达人民以及国际社会都需要发声反对乌干达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骚扰和恐吓，并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应有的权利和尊严。在 2023 年穆塞韦尼签署新的《反同性恋法案》后，拜登称该法律是对人权的“悲剧性侵犯”。美国国务院在当年 6 月还更新了美国公民的乌干达旅行指南，以督促旅行者根据该立法谨慎考虑前往乌干达旅行。10 月，国务院、劳工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以及商务部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布了商业咨询，警告美国公司可能因乌干达的《反同性恋法案》而存在法律隐患。通过不断强调乌干达性少数群体恶化的现象，美国政府持续将自己塑造成关心世界人权、关注性少数群体的全球领导者。

另一方面，制裁成为美国政府向乌干达施加压力的另一方式。虽然 2009 到 2014 年美国持续批评乌干达政府，但在此期间美国对乌干达的援助不减反增。这一情况在 2014

年穆塞韦尼签署《反同性恋法案》时发生了改变。美国宣布对推动《反同性恋法案》的乌干达人实施签证限制。美国原本计划援助乌干达卫生领域的资金和学术资源也转移至其他非洲国家或非政府组织。此外，鉴于乌干达警方突袭了由美国资助的麦克雷雷大学健康项目，并有报道指出有人在拘留期间遭受警方虐待，美国决定停止向乌干达社区警务计划提供原定的 240 万美元资金支持。美国与乌干达的联合军事演习计划也随之取消。面对 2023 年乌干达的新法案，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则表示考虑对相关乌干达官员实施签证限制。拜登则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评估在乌干达实行的“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是否会受影响。此外，拜登政府 2023 年于 12 月 29 日发布行政声明，将于 2024 年 1 月 1 日正式停止乌干达与其他三个国家（中非共和国、加蓬和尼日尔）《非洲机会增长法案》（African Growth Opportunity Act, AGOA）的受惠国资格标准，这一行为也被视为美国政府对于乌干达《反同性恋法案》的制裁。

虽然严厉的道德谴责和制裁压力显示出美国对于乌干达政府《反同性恋法案》的强烈反对，但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持与乌干达的友好关系。以军事领域为例，乌干达是美国在非洲的重要反恐合作伙伴。2014 年，在穆塞韦尼签署《反同性恋法案》后，当年 3 月，奥巴马政府派遣了特种部队前往乌干达，帮助穆塞韦尼打击反政府武装组织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 LRA）及其领导人约瑟夫·科尼（Joseph Kony）。此外，美国还向乌干达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用于支持乌干达参予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对抗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恐怖组织。虽然这些军事援助在同性恋活动家的圈子里引发了诸多质疑，他们认为美国此举与其在反对乌干达《反同性恋法案》的立场相矛盾。奥巴马政府对此回应，美方将继续就《反同性恋法案》向乌干达施加压力，但是打击侵犯人权的圣灵抵抗军与保护性少数群体的权益并不相互排斥。对于美国的“选择性制裁”，美国和平研究所前总统高级顾问普林斯顿·N·莱曼（Princeton N. Lyman）指出，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制裁往往需要一个更大的战略框架和一系列支持活动，美国对于非洲实施制裁越来越多地针对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而不是更广泛领域的制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尼日利亚也是非洲反对同性恋的强硬派代表，并且其政府同样遭到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威胁，但乌干达似乎更加频繁地成为美国在这一议题上的攻击对象。虽然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从美国与这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角度来看，或许可以找到部分解释。尼日利亚作为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向美国供应了约 8% 的石油进口量，对美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鉴于这种深厚的经济联系，美国在处理与尼日利亚的关系时可能会更加谨慎。相比之下，乌干达的经济实力较弱，更加依赖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发展援助。这意味着，在涉及人权议题时，美国可能会对乌干达施加更大的压力，以此来强化自身作为国际人权领导者的形象。

四、 小结

本文首先探讨了非洲社会在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以及后殖民时期对于同性恋和性少数群体的观念以及法律实践。大多数非洲传统社会高度重视异性恋婚姻和多育文化，但社会内部往往包容其他性取向的存在。殖民者带来了对于同性恋现象的法律管制，在各个非洲国家独立后，大多数国家沿用了殖民时期的法律。目前而言，非洲国家在同性恋问题的管理上呈现出多元取向。在简要概述了美国性别观念的变化和人权政策的演变后，本文重点分析了奥巴马政府将性少数群体纳入人权议题框架的过程。美国通过一系列政策声明和外交行动，逐渐将自身定位为全球性少数群体权益领导者。在此基础上，以乌干达《反同性恋法案》为例，本文梳理了该法案的进程以及支持该法案的国内和国外因素。综合美国政府在公开场合的声明和政策，本文还分析了美国政府就性少数群体权益向乌干达施压的行动。

最后，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谁定义了性少数群体是否拥有“爱的权利”？其背后又有怎样的利益考量？可以说，在人类的世界中，“爱”是生而为人普遍拥有的情感能力；在法学教授 J·奥洛卡-奥尼扬戈的眼中，“爱的权利”是一个值得争辩的法律问题；而在有关乌干达性少数群体的争议中，“爱的权利”远不止是道德问题和法律问题，它更是复杂的政治、宗教、文化、人权话语、美乌利益等各种权力关系互动和博弈的舞台。此外，鉴于目前特朗普政府关于“DEI”（多样性-Diversity，公平性-Equity，和包容性-Inclusion）涉及性别议题和国际发展援助的策略与前任政府有较大出入，美国长期在乌干达等非洲国家就性少数群体身份认同建构相关议题的持续影响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观察。

资料来源

1. A Faucette. Human rights in context: The lessons of section 377 challenges for western gay rights legal reformer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Journal of Gender, Race and Justice*.13 (2010), p.417.
2. African Activist, "LGBT rights defenders rejected by the African Union", *Madikazemi*, July 31st, 2010, <http://madikazemi.blogspot.com/2010/07/lgbt-rights-defenders-rejected-by.html>, /,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3. Ahmadi, Shafiq. "Islam and homosexuality: Religious dogma, colonial rule, and the quest for belonging." *Journal of Civil Righ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6.3 (2015), p.2.
4. Ambani, John. "A triple heritage of sexuality? Regulation of sexual orientation in Afric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egulation of Sexual Orientation in Afric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ctober 9, 2016). Sylvie Namwase & Adrian Jjuuko, Protecting the human rights of sexual minoritie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Pretoria University Law Press (2017).
5. Antai, Godswill Owoche. "Universality versus Cultural relativism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A Case Study of the Anti-Homosexuality Act of Uganda 2023." *IAA Journal of Management* 11.2 (2023): 1-14.
6. Apodaca, Clair. "US human rights policy and foreign assistance: A short history." *Ritsumeik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3 (2005): 63-80.
7. Barack Obama,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ride Month", The White House, May 31st,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05/31/presidential-proclamation-lesbian-gay-bisexual-and-transgender-pride-mon>, Accessed on February 1, 2025.
8.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 February 4th, 2010,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national-prayer-breakfast>,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9. Barack Obama, *Proclamation 8387—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ride Month, 2009*, June 1st, 2009,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proclamation-8387-lesbian-gay-bisexual-and-transgender-pride-month-2009>, Accessed on February 1, 2025.
10. Brown, Wendy. *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11. Christiaan Keulder, "Public opinion and tolerance of homosexuality", Afrobarometer, May 3rd, 2023, <https://www.afrobarometer.org/articles/public-opinion-and-tolerance-of-homosexuality/>,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12. Comstock, Audrey L. "Gay rights and US foreign aid: a look at Nigeria and Uganda."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ce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2.1 (2016): 2.
13. David Vosh Ajuna, "Museveni skips Busoga royal wedding but urges unity", *Monitor*, November 18th, 2023, <https://www.monitor.co.ug/uganda/news/national/museveni-skips-busoga-royal-wedding-but-urges-unity--4438142>,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14. De Vos, Pierre. "Gay and lesbian legal theory." Roederer, C. & Moellendorf, D., *Jurisprudence*, Juta, Lansdowne (2004), p.137.
15. Dicklitch-Nelson, Susan, Berwood Yost, and Bryan Dougan. "Building a Barometer of Gay Rights (BGR): A Case Study of Uganda and the Persecution of Homosexual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34.2 (2012), p.12.
16. Dlamini, Busangokwakhe. "Homosexuality in the African context." *Agenda* 20.67 (2006), pp.130, 135.
17. Emma Sanderson, "The Unholy Relationship Between Uganda's Anti-LGBTQ+ Law and US Evangelicalism", *Global Affairs*, June 8th, 2023, <https://globalaffairs.org/commentary-and->

- [analysis/blogs/unholy-relationship-between-ugandas-anti-lgbtq-law-and-us](#),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18. Epprecht, Marc. "Bisexu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normal in African ethnography." *Anthropologica* (2006), pp.139, 189.
 19. Epprecht, Marc. "The 'unsaying' of indigenous homosexualities in Zimbabwe: Mapping a blindspot in an African masculinity."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24.4 (1998), p.636.
 20. Evans-Pritchard, E.E. "Sexual Inversion among the Azand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ume 72 #6. (1970). pp. 1428-1434.
 21.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Same Sex Marriage (Prohibition) Act*, December 30th, 2013 https://www.icnl.org/wp-content/uploads/Nigeria_marriageact.pdf,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22. Fur, Gunlög. "Weibe-Town and the Delawares-as-Women: Gender-Crossing and Same-Sex Relations in Eighteenth-Century Northeastern Indian Culture." *Long Before Stonewall*.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2-50.
 23. Gadd, Christianne Anastasia. "Out of the Past: Histories." *Living Out Loud*. Routledge, 2018. pp.8-9,10, 26-34.
 24. Helene Cooper, "Uganda's Anti-Gay Law Complicates U.S. Aid in Rebel Hunt", March 24, 2014, https://www.nytimes.com/2014/03/25/world/africa/ugandas-anti-gay-law-complicates-us-aid-in-rebel-hunt.html?_r=0,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25. Hillary Clinton, "Statement by Secretary Clinton - Murder Of Ugandan LGBT Activist David Kato", January 27th, 20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ikileaks.org/clinton-emails/emailid/28982>,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26.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An Event Celebrating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GBT) Month", 22th June, 201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6/143517.htm>,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27. Hollander, Michael. "Gay rights in Uganda: seeking to overturn Uganda's anti-sodomy laws." *Va. J. Int'l L.* 50 (2009), p.219.
 28. Ismael Kasooaha, "Don't delay marriage – President Museveni to the youths",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May 17th, 2022, <https://opm.go.ug/dont-delay-marriage-president-museveni-to-the-youths/>,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29. Jjuuko, Adrian. "The incremental approach: Uganda's struggle for the decriminalisation of homosexuality." *Human right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in The Commonwealth: Struggles for decriminalisation and change* (2013), p.386
 30. Judicial Service Commission of Zimbabwe, Criminal Law (Codification and Reform) Act, p.23, <https://www.jsc.org.zw/upload/Acts/2017/0923updated.pdf>, Accessed on February 1, 2025.
 31. Kanishka Singh, "US imposes visa restrictions on Uganda officials after anti-LGBTQ law", June 16th,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s-imposes-visa-restrictions-uganda-officials-after-anti-lgbtq-law-2023-06-16/>,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32. Law, Criminal. "The sodomy offence: England's least lovely criminal law export? ." Downloaded from the Humanities Digital Library: 61.
 33. Long, Scott. "Before the law: Criminalizing sexual conduct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southern African societies." Human Rights Watch/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More than a Name: State-Sponsored Homophobia and its Consequences in Southern Africa*, a Human Rights Watch/Inter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report (2003): 256-99.

34. Magesa, Laurenti. *African Religion: The Moral Traditions of Abundant Life*. Orbis Books, 2014, p.113.
35. Meredith, Martin. *The State of Africa: A History of Fif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Simon & Schuster UK, (2006), p.2.
36. Mubangizi, John C., and Ben Kiromba Twinomugisha.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exual orientation: what can Uganda learn from South Africa?." *Stellenbosch Law Review* 22.2 (2011): 330-351.
37. Murray, Stephen O., Will Roscoe, and Marc Epprecht. "Homosexuality among the Negroes of Cameroon and a Pangwe Tale (1921, 1911)." *Boy-Wives and Female Husbands: Studies in African Homosexualiti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21, p.157.
38. Neil MacFarquhar, "In a First, Gay Rights Are Pressed at the U.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th,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12/19/world/19nations.html>,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39. Oloka-Onyango, Joe. "Debating love, human right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East Africa: The case of Uganda and Kenya." *African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15.1 (2015): 28-57.
40. Onapajo, Hakeem, and Christopher Isike. "The Global Politics of Gay Rights: The Strai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Africa." *Journal of Global Analysis* 6.1 (2016).
41.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Global Divide on Homosexuality",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4th, 2013,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13/06/04/the-global-divide-on-homosexuality/>,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42.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Global Divide on Homosexuality Persists",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5th,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06/25/global-divide-on-homosexuality-persists/>,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43. Reuters, "U.S. cuts aid to Uganda, cancels military exercise over anti-gay law", Reuters, June 19th,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uganda-gay-announcement/u-s-cuts-aid-to-uganda-cancels-military-exercise-over-anti-gay-law-idUSKBN0EU26N20140619/>,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44. Ronald Musoke, "Uganda's AGOA suspension", January 13rd, 2024, <https://agoa.info/news/article/16416-uganda-s-agoa-suspension.html>,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45. Rupp, Leila J. *A desired past: A short history of same-sex love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46. SAPA+, "SA respects Uganda anti-gay laws: Zuma", *IoL*, April 8th, 2014, <https://www.iol.co.za/news/africa/sa-respects-uganda-anti-gay-laws-zuma-1673100/>,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47. Sweet, James H. "Male homosexuality and spiritism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The legacies of a link."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7.2 (1996): 184-202.
48.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 *2009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0.
49. Unknown, "African anti-gay stance torches down", *The Herald*, March 18th, 2014, <https://www.herald.co.zw/african-anti-gay-stance-torches-storm/>,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50. Unknown, "Introduction", <https://clinton.presidentiallibraries.us/exhibits/show/womens-rights/wr-hr-introduction>, Accessed on February 1, 2025.
51. Unknown, "Nigeria (02/03/1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outofdate/bgn/nigeria/166545.htm>,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52. Unknown, “The United States Condemns Enactment of Ugandan Anti-Homosexuality Act and Imposes Measures in Respons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18.2 (2024): 350–355. Web.
53. Unknown, *U.S. Sanctions Policy in Sub-Saharan Africa*,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June 8th, 2016,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CHRG-114shrg28431/html/CHRG-114shrg28431.htm>. Accessed on February 1st, 2025.
54. Wilets, James D. “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A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alysis of LGBTI rights in the context of race and post-colonialism.” *Duke J. Comp. & Int'l L.* 21 (2010), p.631.

各国动态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总统签署禁止军队同性恋法案

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Bola Tinubu）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签署了修订版的《统一武装部队服务条款和条件》（Harmonised Armed Forces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其中第 26 条明确禁止军官从事违反军队伦理的行为，例如参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兽交等行为；参与跨性别、跨性别者、酷儿或疑性恋、双性人、无性恋或无性别、双灵群体的活动，以及异装癖等行为。尼日利亚人权活动家利奥·伊格维（Leo Igwe）则在《现代加纳》（Modern Ghana）发文批评了尼日利亚政府对同性恋行为的禁令，认为这是不必要的政治举措，可能助长对性少数群体的仇恨和暴力。他认为，尼日利亚法律已经禁止同性恋行为，并于 2015 年禁止同性婚姻，这一多余禁令显然只是为了取悦反同性恋的群众势力，表明政府不会因屈服西方压力而承认同性恋。

——综合编译自 1 月 6 日 *Punch* 和 1 月 14 日 *Modern Ghana*

链接：

<https://www.okayafrica.com/nigerian-independence-women-who-fought/>

<https://www.modernghana.com/news/1371721/how-does-ban-on-homosexuality-benefit-nigeria.html>

肯尼亚

性少数难民在肯尼亚陷入困境

目前，肯尼亚成为东非性少数群体聚集地。虽然肯尼亚存在针对同性性行为法律，但相对于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对性少数群体态度更为严苛的邻国而言，执法较为宽松。加之，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的国际化、多元化氛围，东部非洲的性少数群体纷纷前往肯尼亚避难。联合国在 2021 年估计，肯尼亚收容了 1000 名性少数难民（LGBTQ+ refugees）。但这一数字可能自 2023 年邻国乌干达通过《反同性恋法》以来有所增加。

然而，尽管肯尼亚被视为相对安全的避难所，LGBTQ+难民在该国仍面临法律和社会挑战，包括庇护申请延误、就业和医疗服务方面的歧视等。因此，许多 LGBTQ+难民希望能够被重新安置到更为安全和包容的西方国家。

——编译自 2 月 4 日 *Context News*

链接：

<https://www.okayafrica.com/nigerian-independence-women-who-fought/>

<https://www.modernghana.com/news/1371721/how-does-ban-on-homosexuality-benefit-nigeria.html>

乌干达

西方国家对乌干达的制裁促使乌干达加入金砖国家

乌干达于 2025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为金砖国家的成员国。对于这一举动，乌干达外交部长奥凯洛·奥瑞耶姆（Okello Oryem）解释，金砖国家支持乌干达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且不强加西方的价值观，因此决定加入该组织。奥凯洛·奥瑞耶姆说：“美国和欧盟已经开始在未经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冻结乌干达的资产，这违反了国际秩序。乌干达不能只是被动看着变化发生，而不成为变化的一部分。”美国性少数群体新闻网站《华盛顿之刃》（*Washington Blade*）认为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乌干达实施的制裁，促使乌干达寻求与金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系。例如，美国对拥护《反同性恋法》的乌干达政府官员实施了签证限制，审查并免除了乌干达的《非洲机会增长法案》免税资格。

——综合编译自 1 月 14 日 *Parliament Watch* 和 1 月 15 日 *Washington Blade*

链接：

<https://www.context.news/socioeconomic-inclusion/why-lgbtq-refugees-are-stuck-in-limbo-in-kenya>

南非

美国切断援助，南非或面临严重危机

特朗普 2 月 3 日在其社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宣布，在对南非《土地征用法》的调查完成之前，他将“切断未来对南非的所有资金”。他认为南非政府“剥夺土地，对某些阶层的人非常恶劣”，“大规模侵犯人权”。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回应称，除了占该国艾滋病治疗计划 17% 的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外，“美国在南非没有提供其他重要资金”。然而，南非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ISS）指出，虽然西里尔·拉马福萨试图淡化美国削减资金的影响，但是实际南非正面临严重危机。

南非是世界上艾滋病聚集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至少有 850 万人感染艾滋病毒，占全球病例的四分之一。过去，南非一直是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接受资金最多的受援国。面对美国冻结对外援助这一情况，南非民间社会组织撰写了一封联合公开信，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信中指出，近 100 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受到直接影响。南非卫生部则坚称南非艾滋病治疗计划只有 17% 来自美国。

——综合编译自 2 月 6 日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和 2 月 7 日 *Sky News*

链接：

<https://news.sky.com/story/usaid-crisis-leaves-south-africans-living-with-hiv-in-turmoil-13304449>

<https://issafrica.org/iss-today/trump-s-funding-cuts-will-hurt-south-africa-and-the-region>

非洲

美国前驻科特迪瓦大使：在非洲推进性少数权利需注重“宽容”

2025 年 2 月 6 日，美国前驻科特迪瓦大使理查德·K·贝尔（Richard K. Bell）发表文章，探讨如何在非洲有效推广性少数群体权利。尽管美国在西方性少数权利运动取得了超越“宽容”的成功，但在非洲，如果直接寻求社会认可，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加剧社会对立。面对非洲国家反同性恋的趋势，美国应该倡导“宽容”，而非要求非洲社会对同性恋行为给予认可。他援引了一位非洲高级外交官的话，“过度施压会引发强烈反弹”。此外，一位非洲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也曾告诉他，尽管他无法接受同性恋，但可以“与之共存”。理查德·K·贝尔强调，这种宽容的立场在法律上是有依据的，且与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相似。宽容并不意味着认可，而是承认每个人都应享有不受歧视的基本权利。他指出，许多非洲国家珍视多元群体的和平共存，这一点可以成为推动性少数权利的突破口。例如，一些穆斯林林

宗教领袖早在二十年前就已开始推动消除艾滋病患者的污名化，尽管他们仍然反对同性恋行为。此外，天主教会在近年也传递了更宽容的信息，允许牧师为同性伴侣提供非正式祝福。

理查德·K·贝尔指出，在他超过 30 年的外交生涯中，即便是负责推动人权议题的美国外交官，也未必都能准确理解在非洲推行性少数群体权利的语境。例如，美国驻非洲国家的大使馆曾在“骄傲月”期间升起彩虹旗或组织骄傲活动，但这类举措在非洲容易被解读为美国政府在推行性少数群体文化。如果某国法律允许骄傲活动，那么无需美国政府介入支持；而如果法律不允许，那么美国外交官的参与则违反了当地法律，并可能被指责“强行推广其文化价值观”。因此，他认为，美国政府在非洲推广性少数群体权利时应以支持国际公认的权利为主。

——编译自 2 月 6 日 *Atlantic Council*

链接：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africasource/the-united-states-needs-a-new-guiding-message-in-promoting-lgbtqi-rights-in-africa-tolerance/>

编译：阎自仪

审核：撒哈拉以南非洲组